

俄藏敦煌Φ242《文选注》写卷校释

刘明

摘要: 俄藏敦煌Φ242《文选注》写卷是研究唐初《文选》学的重要文本,其价值表现在征引文献史料比较丰富,其中不乏亡佚文献,有裨于辑佚。但写卷注文存在讹误需要进行辩证,语词训释也需要考出其文献根据。另外写卷存在着大量的俗字,需要进行文献的校勘和整理,以更好地揭示此写卷的文学文献价值。

关键词: 《文选注》写卷;校释;补正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6-0028-11

俄藏敦煌Φ242《文选注》写卷,原编目孟列夫〇一四五二号(L.1452),《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云:“手卷,368×28,首尾缺。9纸。纸色白,纸质薄。两面均有经文”,“画行很细。楷书大字,有小字双行注释,捺笔画粗,笔道苍劲有力”,“题字佚失,仅有经典标题”^①。该残卷起束广微《补亡诗》“明明后辟”句,迄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驰心辇毂”句,共计185行,行13字左右。小注双行,行19字左右。有界栏,背面所抄为《金刚般若经赞述》。抄写工整细腻,为典型的初唐经生抄写体。残卷内容相当于李善注本《文选》卷十九至二十,其中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在卷二十,而在五臣本则同为卷十。经考察,写卷是与李善注、五臣注均不尽相同的注本,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首先征引文献比较丰富,其中不乏亡佚典籍,有裨于辑佚;其次保留了唐初《文选》的原本情况,具有版本校勘价值。另外,它的语词训释多有与传统训诂不相合者,也引用了一些佚注,具有重要的训诂学史的价值。今对写卷进行校释,一者补逮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校之失和前辈时贤研究之阙,二者为更好的研究此残卷的文学文献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

^①孟列夫《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收稿日期:2007-12-16

作者简介:刘明(1981-),山东章丘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助理馆员,研究方向:古籍版本与文献辑佚。

《补亡诗》六首,束广微。(残卷缺,据四部丛刊本《六臣注文选》补题)

□从仪。明明后辟言有明明之忠。后辟,君。仁以为政□仁德之仁,君以此为政也,言仁以德为政化也。鱼游清沼,鸟萃平林沼,小也曰沼。萃,集。濯麟鼓翼,振振其音。宾谓二王后写尔诚,主竭其心。时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内辑辑,和。武功外悠悠,长。

校释:案写卷所残存“从仪”两字为“肃肃君子,由仪率性”句注文,李善并吕延济注云:“言万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仪也。”又刘良注云:“君子敬其容仪以从道。”残注与六臣注微异。“后辟”,李善注引《尔雅》云:“君也。”又李周翰注云:“后辟,皆君也。言明君以仁爱为政。”写卷作“平”,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于。”案:李善引《诗经》“依彼平林”句为注,则李善本亦作“平”。惟尤袤《李善与五臣同异》不列此条异文,则尤氏所见五臣本同写卷,与建州本所参校之五臣本异。“也”当为“池”之讹,《说文·水部》云:“沼,池水。”又《龙龕手鑑·水部》云:“沼,池也。”“萃”,《周易·萃》云:“聚也。”又《诗·陈风·墓门》毛传云:“集也。”李善注云:“宾谓群臣也。”又吕向注云:“远宾皆写其诚信,明主尽心抚之。”“辑”,《尔雅·释诂》云:“辑,和也”,李善注同。“悠”,《尔雅·释诂》云:“悠,遐也。”郭璞注云:“遐亦远也。”李善注云:“悠,远也。”写卷训“悠”为“长”,俟考。李善注云:“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

也。”吕向注云：“言文化和内，武功及外而远也。”

述德前言孝子之养亲，此言述祖之有如此德，亦言孝也。宋永嘉太守曾祖安、祖玄破夫（苻）坚贼，大有功勋，得七州刺史。《述祖德诗》二首，五言，谢灵运为败苻坚等，故作此诗。丘渊之《新集录》曰：“灵运，陈郡阳夏人。祖玄，车骑将军。父渔，秘书监。灵运历秘书监、侍中、临川内史，伏诛。”谢灵运，字灵运，陈郡（阳）夏人，小名客儿。晋世以仕，至宋时为侍中。初为永嘉太守，非其意乃归会稽。会稽太守孟顗潜之反，运乃驰入京，自理得免，乃迁之为临川内史，秩中二千石。于临川取晋之蹊，从子弟养之，意欲兴晋。后事发，徙居广州，于广州犯事被煞。其人性好急躁龌蹊。曾谓孟顗云：“若生（升）天在运前，若作佛在运后。”顗问何谓？运对曰：“丈人蔬食好善，故生（升）天在前；作佛须智慧，丈人故在运后。”因此孟顗遂致恨之。孟顗是运之丈人。灵运作诗，意述其祖德，其祖玄有功于晋，曾祖安亦有功于晋世。父名矣，本作四一人。

校释：“述德”，建州本、淳熙本并无注。“前言孝子之养亲”指束广微《补亡诗》，方廷珪《精订昭明文选集成》评点云：“右《补亡》六篇，人道莫大于养亲。”谢安、谢玄本事，案《晋书·谢安传》云：“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玄等既破坚……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军事。”又《宋书·谢灵运传》云：“祖玄，晋车骑将军。”关于此诗旨意，李善注引谢灵运《述祖德诗序》云：“太元中，王父龛定江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祖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方廷珪据此评点云：“诗之用意，在时危则出而平世难，事定则返而修初服，意已尽于起处，下则反复申明之耳。古人文字，虽变化万端，总不失立言宗旨。”而写卷认为谢灵运作《述祖德诗》之旨在于彰显先祖之功德，与其序有异。灵运非孟顗之事，案《宋书·谢灵运传》云：“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根据写卷所云，灵运父本名为“矣”，非《新集录》所言之“渔”，亦非《宋书》、《南史》所言之“琰”。

达人遗自我谓父是通达人。墨翟贵己不肯流（留）意天下，故贵自我。作贵胜。遗，弃。**高情属天云**言情上属于天与云。**兼抱济物性**言并有济扶万物之性。而**不纓垢**纷言不为垢氛所纓。**段生蕃魏国**《史记》：“段生，段干木也，魏人，有德，生蕃魏。”**展季救鲁民**（写卷民皆缺笔作𠂔）展季谓柳下惠，依书传，柳季无救鲁民之文，其先展

喜，春秋僖公时却齐师，疑（移）为季也。**弦高犒晋师**弦高以牛十二头犒秦师，无晋师之文，此亦为误。案：僖州二年，此秦伯使孟明等三师伐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仲连却秦军**《史记》：仲连，鲁仲连，齐人。赵孝成王时，秦伐赵师，魏使辛袁衍使赵，谓秦为帝。郎中仲连于时在赵，以义责衍，衍大惭，无言可对。秦师闻鲁连之言，遂为之退舍五十里，不敢加兵于赵。按：却，庠退。

校释：写卷所据《文选》本作“遗”，建州本、淳熙本并作“贵”，抄者认为当作“贵”为胜。写卷注释有误，“墨翟”当作“阳朱”。案李善注引《吕氏春秋》云：“阳朱贵己。”又引高诱语云：“轻天下而重己也。”吕延济注云：“贵我谓轻物重身也。”吕延济注云：“达人，贤达之人，谓祖玄也”，“言情之高属于天云。”又刘良注云：“言兼有济物之心。”写卷作“纷”（注文又作“氛”），建州本、淳熙本并作“氛”。李善注云：“纓，绕也。垢，滓也。氛，气也。谓世事皆恶不相纓绕，不杂尘雾。”又刘良注云：“言兼有济物之心，不为尘垢所纓缠。”逐辑均未参校“遗”、“纷”。写卷作“蕃”，淳熙本同，建州本作“藩”。段干木本事，李周翰注云：“段干木，不仕，为魏国藩屏。”而《史记正义》引皇甫谧《高士传》以及《淮南子》皆云段干木乃晋人，并非写卷所言之魏人；且写卷所引《史记》之文不见于今本《史记》，其说未必据实。展禽本事，李善注引《春秋·僖公二十六年》云：“齐孝公伐鲁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展禽，杜预注云：“柳下惠。”又孔颖达疏引《庄子》语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故展禽、展季乃一人即柳下惠，展喜受柳下惠之命而有犒师之事，后世遂泛言展季救鲁，即写卷所云“移为季也”。写卷作“晋”，建州本、淳熙本并同，李善注作“𡈼”通“𡈼”。李善注引高诱语云：“𡈼，国名也，音晋，今为晋字之误也。”又毕沅注云：“旧本𡈼讹作晋，注亦讹。”陈仅《扞烛脞存》卷七亦云：“《六书索隐》云：𡈼与鄆同。”写卷所引僖公三十二年之事见于今本《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云：“秦师过周北门……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案“晋”当作“𡈼”或“鄆”，“晋师”并非指晋国之师而是“𡈼”地之秦师，谢灵运诗用典不误。鲁仲连本事，李善注引《史记》云：“鲁仲连，齐人也。赵孝成王时，秦使白起围赵，魏王使将军新垣衍说赵尊秦昭王为帝，仲连责而归

之。新垣衍起再拜，请出。秦将闻之，为却十五里。”今本《史记》“辛袁衍”作“新垣衍”。“庠”当为“佯”之讹，《史记·鲁仲连列传》云：“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秦军遂引而去。”

临组乍不继，对珪宁肯分在者将为带印绶絪著要。组，印条也。继，絪也。珪者，天子欲封诸侯即与之介珪。于时赵平原君以千金封鲁连，鲁连不受，乃言曰：“丈夫当为人排患解纷，安能贾贩人乎？”连物辞所赏言不受赏，东赴于海。励志故绝人。造造历千载造造，远。遥遥播清尘播清尘，清风之尘。清尘竟谁嗣，明哲时经纶明哲谓灵运之先祖。经纶者，《尚书》云：“纶道经纶。”委讲辍道论为救世故委讲者，谓运之叔祖安、王羲之友等，同隐在会稽山，出晋为苻坚于淮左。辍，止。改服康世屯屯，卦，不通之貌。康，安。屯，难。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令百姓皆有隆平也。

校释：写卷作“继”，建州本作“縹”，淳熙本作“綵”，三字相通。“组”，李善注引《说文》云：“绶属也”，代指官印。“继”，李善注引王逸《楚辞注》云：“系也。”“絪”有缠住之义，与“系”义近。“千金封鲁连”事，《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云：“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写卷作“连”，建州本、淳熙本并作“惠”。《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云：“（田单）归而言鲁连，欲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逯辑未参校“继”、“连”。写卷作“造”，建州本、淳熙本并作“茗”，同“迢”。《干禄字书·平声》云：“迢、造，并正。”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引《考声》云：“迢，远也。”又刘良注云：“茗茗、遥遥，皆远也。”刘良注云：“谓高让之德，清尘远播千载也。”写卷作“时”，《古诗纪》作“垂”。李善注云：“明哲谓祖玄也”，又刘良注云：“言我祖有明智经纶之才，能继鲁仲连。”案：写卷所引《尚书》之文，不见于今本，恐为佚文。写卷正文作“辍”，注文又作“缀”，建州本、淳熙本并作“缀”。案：“缀”通“辍”，《荀子·成相》杨倞注云：“缀，止也，与辍同。”“为救世故”当移文至“出晋为苻坚于淮左”句之前，“晋为”当作“为晋”。“苻坚”前恐脱漏“破”字。

李周翰注云：“言玄委弃讲艺与王羲之隐于会稽之山以辍道论，后出为将军，破苻坚，故云安世难也。”“屯”，卦名，李善注引《周易》云：“屯，难也。”孔颖达疏云：“以刚柔二气始欲相交，未相通感，情意未得，故难生也。”又李周翰注云：“康，安。屯，难也。”吕向注云：“谓败苻坚以尊晋主，能盛于国人也。”

中原昔丧乱中原谓雒阳，晋怀帝、愍帝时，有石勒、刘聪、至弥等贼破雒阳，怀帝殁于平阳。丧乱岂解已已，止。崩腾永嘉末崩腾，破坏之貌。永嘉，怀帝年号也。逼迫太元始逼，近也。太元，东晋元帝年号。河外无反正北境谓之河外。江介有蹙圯介，介隔也，谓于江南。圯，毁也。蹙，急也。万拜咸震慑震，惊。横流赖君子君子谓灵运之祖。拯溺由道情由有道德之情拯拔。龔暴资神理龔，胜也。顾布（不）冯力取。秦赵欣来苏安目苏息也，《类声》：“更也。”燕魏迟文轨思迟文轨也。迟，待也，言晋家居七州之外，谓极广大也。

校释：“至弥”当为“王弥”之讹，案《晋书·怀帝纪》云：“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频为贼所败，死者甚众。”李善注云：“中原谓洛阳也。晋怀、愍帝时，有石勒、刘聪等贼破洛阳，怀帝没于平阳。”“已”，《诗·郑风·风雨》郑玄笺云：“止也。”张铤注云：“言中夏丧乱未解散也。”“崩腾”，吕延济注云：“破坏貌。”“元帝”当作“武帝”，李善注引王隐《晋书》云：“怀帝即位，年号永嘉；孝武即位，年号太元。”而吕延济注云：“永嘉、太元并西晋年号。”又加其误。“逼”，《尔雅·释言》云：“迫也。”《说文新附》云：“近也。”吕延济注云：“逼迫，言为胡虏等奔逐也。”淳熙本李善注云：“河外，西晋也”，“江介，东晋也”。而建州本李善注云：“河外谓之浞池。”案：李善注文由于版本不同而有别。刘良注云：“河外，洛阳也，言为贼所破，不得反洛阳之正。”“介”，淳熙本李善注引杜预语云：“间也”，刘良注同，而建州本李善注引薛君《韩诗章句》云：“界也。”又《汉书·翼奉传》颜师古注云：“介，隔也。”“圯”，李善引《尔雅》语云：“败覆也。”《尔雅·释诂》云：“圯，毁也。”刘良注同。刘良注云：“迁于江间，迫促狭小，屡有毁败也。”写卷作“蹙”，建州本、淳熙本并作“蹙”。“蹙”当即“蹙”之俗体，《龙龕手鑑·足部》有此字，注云：“俗。”《手鑑》又有“蹙”字，注云：“迫也，急也，近也。”写卷作“拜”，

当是“邦”之讹。李善注引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云：“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横流之祸。”又李周翰注云：“言万国恐惧，得免横流之祸者，蒙君子之功。”李善注云：“拯，济也。溺，没也。”又引孔安国《尚书传》云：“龕，胜也。”吕向注同。吕向注云：“言拯横流之溺，由怀道情，胜暴静乱，资神妙之理。”“类声”当作“声类”，即魏李登《声类》。“苏”，《小尔雅·广名》云：“死而复生谓之苏。”“迟”，《荀子·修身》杨倞注云：“待也。”张铤注云：“秦赵燕魏四国，言皆欣其苏息以待文轨同也。”

贤相谢世运，远畚因事止言宏远之图谋，因今事亦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谓太湖、上湖、翻湖、石贵湖也。**随山疏浚潭**疏，疏决使通流。**傍岩艺枌梓**枌，种也。枌，白榆。**遗情舍尘物**世间尘黑之物。**贞观丘壑美**贞，正。观，见也，谓正见丘壑之美。

校释：“畚”同“图”。李善注云：“贤相，即太傅也。”又吕延济注云：“太傅，谢安也。谢世运，谓死也。远图，谓谋也，深远之谋因此而止。”“五湖”，李善注引张勃《吴录》云：“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也。周行五百余里。”又刘良注云：“湖有五道，故云五湖。”案：《水经注》卷二十九“沔水”条云：“五湖谓长荡湖、太湖、射湖、贵湖、洧湖也。”校记云：“案近刻荡讹作塘，射湖脱湖字，贵湖下衍上湖二字。”案：根据写卷，实有“上湖”二字。《后汉书·冯衍传》李贤注引虞翻语云：“太湖有五道，故谓之五湖。（隔）〔洧〕湖、洧湖、射湖、贵湖及太湖为五湖。”《史记索隐》云：“五湖者，郭璞《江赋》云具区、洧湖、彭蠡、青草、洞庭是也。”故写卷“翻”当为“洧”之形讹，“石”当为“射”之音讹，而脱漏“湖”字。“疏”，李善注云：“开也。”又李周翰注云：“凿。”写卷作“枌”，即“艺”字，《汉书·楚元王传》颜师古注云：“枌，古艺字。”淳熙本李善注云：“艺，树也。”又李周翰注云：“艺，种也。”“枌”通“树”，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今字通用树为之，树行而枌废矣。”“枌”，李周翰注云：“榆。”《诗·陈风·东门之枌》孔疏引孙炎语云：“榆白者名枌。”“贞”，《尔雅·释诂》：“正也。”李善注同。李善注云：“观，视也，言正见丘壑之美。”又吕向注云：“遗其冠冕之情，是舍尘物也。”

劝励劝励谓劝励取用贤相意也。《讽谏》一首四言并序，韦孟韦孟，彭城人，汉玄成五世祖。孟为元王傅元王，汉高祖弟名，又由谥曰元。于《谥法》始建都国曰元，

谓初都彭城。**傅子夷王**元王次子名郢客，享国年，**舜**谥曰夷。《谥法》云：“静民安众曰夷。”及**孙王戊**戊，郢客之子名，无谥，所以无者，戊与七国连反，所以不谥也。**戊荒淫不遵道，作诗讽谏曰：**

校释：李善注云：“劝者，进善之名。励者，勸己之称。”建州本“讽谏”后有“诗”字。韦孟本事，《汉书·韦贤传》云：“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自孟至贤五世”，“贤四子……少子玄成。”写卷作“傅子夷王”，建州本无“傅”字，校记云：“善本有两傅字。”《汉书·韦贤传》云：“（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享国”后当脱漏“四”字，案《汉书·楚元王传》云：“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舜”，“卒”之俗体，《龙龕手鑑》有此字。吕延济注云：“戊与七国同反，故无谥号。”写卷“讽谏”后有“曰”字，淳熙本同，建州本、《汉书》并无，建州本校记云：“善本有曰字。”

肃肃我祖肃肃，敬也。**国自豕韦**应劭曰：“在商为豕韦氏也。”豕韦，殷家诸侯有者也。东郡韦成，系是其封，事出《左传》。**颞衣朱黻**颞，画斧形。两己相背曰黻也。**四牡龙旂**言驾四马，旗上画龙头。诸侯得交龙为旂。**彤弓斯征**彤，赤也。霸主，天子赐弓矢以专征伐。**抚宁遐荒**抚，安。**揔齐群邦，以翼大商**大商，殷也。**迭彼大彭**应劭曰：“《国语》：大彭、豕韦为商伯。大彭亦殷之有国，与豕韦迭霸，亦彭城县是其封也，事出《春秋》。**勋绩惟光。至平有周**言与殷家不异，遂使我为霸主。**历世会同为国不绝。**

校释：“肃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杜预注云：“肃，敬也。”刘良注同。写卷作“国”，《太平御览》引作“家”。“韦成”当作“韦城”，李善注引应劭语云：“《左氏传》曰：在商为豕韦氏。杜预曰：国名，东郡白马县南有韦城。”又刘良注云：“在殷封东郡韦城，故曰豕韦氏也。”写卷作“颞”，建州本、淳熙本并作“黻”，《太平御览》引作“袞”。写卷作“黻”，《汉书》作“紱”。淳熙本李善注引应劭语云：“黻衣，衣上画为斧形，而白与黑为彩也。”建州本李善注云：“朱黻，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以皮为之，古者上公服之。”又《尚书·益稷》孔疏云：“黻为两己相背，谓刺绣为两己字相背也。”“龙旂”，淳熙本李善注引应劭语云：“龙旂，旗上画龙为之。”《周礼·考工记·辀人》郑玄注云：“交龙为旂，诸侯

之所建也。”李周翰注云：“谓封为诸侯，故得服黼黻，建龙旂。”写卷作“颡”，遂辑未参校。“彤”、“彤”，《干禄字书·平声》云：“彤、彤，上赤色，徒冬反。下祭名，音融。”案：写卷抄者不明二者之别，故混同。颜师古注云：“言受彤弓之赐，于此得专征伐。”又吕向注云：“古者诸侯锡彤弓，则得专征伐，抚宁远方。”“抚”，《说文·手部》云：“安也。”“邾”当为“邦”之讹。案：写卷中凡“邦”字皆写作“邾”。应劭注云：“《国语》曰：大彭、豕韦为商伯。”颜师古注云：“迭，互也。自言豕韦氏与大彭互为伯于商也。”又张铈注云：“言能摠起诸侯以翼佐大殷也。迭，更也，言更至于此，其功光大也。”写卷作“乎”，建州本、淳熙本、《汉书》并作“于”，遂辑未参校。颜师古注云：“继为诸侯预盟会之事也。”又吕延济注云：“言历世为诸侯，预会同礼。”

王赦听谮赦王名诞。刘兆曰：“旁言曰谮。”寔绝我邾应劭曰：“王赦（赧），周末王，听谗受谮，润绝韦氏我也。”我邾既绝，厥政斯逸应劭曰：“言绝豕韦之后，政教逸漏，不迪王者也。”臣瓚案：逸，放也。《管子》曰：“令而不行谓之放也”，言王不用我故政教逸也。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庶尹，尹正。靡扶靡卫。五服崩离，散也。崩，隕也。应劭曰：“五服，甸服、绥、要服、荒服。”宗周以坠，落。

校释：写卷作“赦”，建州本、《汉书》并作“赧”，两字相通。“谮”，《广雅·释诂》云：“谗也。”又《论语·颜渊》皇侃义疏云：“谗谤也。”《汉书·韦贤传》应劭注云：“王赧，周末王，听谗受谮，绝豕韦氏也。”写卷作“迪”，当为“由”之讹，淳熙本李善注云：“应劭曰：自绝豕韦之后，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逸，放也。《管子》曰：令而不行谓之放。”又李周翰注云：“言绝我国之后，王政放逸，遂至衰弱。”写卷作“繇”，建州本作“由”。李善注云：“繇与由古字通。”颜师古注同。颜师古注云：“庶尹，众官之长也。”李善注云：“尹，正也。”吕延济注云：“言崩坏离散，周之宗社从此而坠。”“五服”，应劭注云：“五服谓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也。”故写卷注文“绥”后脱漏“服”字，又脱漏“侯服”二字。写卷作“坠”，《汉书》作“队”，两字相通。颜师古注云：“队，失也。”《龙龕手鑑·土部》云：“坠，落也。”案：未能检得唐前训“坠”为“落”之用例，俟考。

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言生时唉唉啼泣，自谓，言叹辞。阨此嫚秦言既此秦家之嫚，嫚与慢同。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宁以其政誉，更选贤主。乃眷南顾，授汉于京回首曰眷。于赫有汉，四方是征于，美也。赫，大也。征，行也。靡适不怀适，往也，言所适去处皆安宁也。万国攸平攸，所。乃命厥弟厥弟，谓元王。建侯于楚元王封于楚国也。俾我小臣俾，使也，韦孟自谓。惟傅是辅傅，师傅也。辅，弼也。

校释：写卷作“迁”，《汉书》作“罍”，颜师古注云：“罍，古迁字。”写卷作“唉”，《汉书》作“谗”。李善注引《方言》语云：“唉，叹辞也。”又颜师古注云：“唉，叹声。”应劭注云：“小儿啼声唉唉。”李周翰注云：“予小子，孟自称也，叹其生之微也。”写卷作“阨”，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阨。”《汉书》作“阨”。写卷作“斯”，《汉书》作“以”。“耕”即“耕”字，《干禄字书·平声》云：“耕、耕”，“上俗下正”。“既”后恐脱漏“遭”字，颜师古注云：“言遭秦暴嫚，无有列位，躬耕于野。”又吕向注云：“因隄于秦家嫚毒之法而耕于野。”写卷作“眷”，《艺文类聚》引作“睠”，两字相通，《诗·大雅·皇矣》郑笺云：“眷，本又作睠。”《诗·小雅·大东》毛传：“睠，反顾也。”又《龙龕手鑑·目部》云：“睠，音眷，回顾也。”颜师古注云：“高祖起在丰沛，于秦为南，故曰南顾。言以秦之京邑，授与汉也。”又张铈注云：“天不安秦而授之于汉也。”“于”，颜师古注云：“于读曰乌。乌，叹辞也。赫，明貌。”案：写卷训“赫”为“大也”，未能找到文献根据，俟考。“征”，《尔雅·释言》云：“行也。”又《诗·小雅·小宛》郑笺云：“迈、征，皆行也。”《龙龕手鑑·辵部》云：“适，往也。”写卷作“攸”，《汉书》作“迨”，颜师古注云：“迨，古攸字。”《诗·大雅·皇矣》郑笺云：“攸，所也。”颜师古注同。颜师古注云：“言汉兵所往之处，人皆思附而来，万国所以平也。”又吕延济注云：“汉征四方，所往必来万国，所以平也。”“厥弟”，淳熙本李善注云：“弟谓元王也，元王封于楚国。”又刘良注云：“厥弟，元王也。建，立也，谓立为侯伯于楚。”“俾”，《尔雅·释诂》云：“使也。”李周翰注同。李周翰注云：“小臣，韦孟也。言元王戒慎恭俭，有沈静守一之德。”《龙龕手鑑·车部》：“辅，助也，弼也。”吕向注云：“言能惠爱众庶，纳用辅佐之言。”

矜矜元王，恭俭静一。惠此黎民，纳彼辅弼。韦孟自谓。享国渐世没世也。渐世，言传一世，卅年曰世，元王在位廿年，言近一世。垂烈于后。迺及夷王名郢客者。克奉厥绪克，能。资命不永，维王统祀维王谓成。左右陪臣，斯惟皇士陪，重也。皇，美。

校释：写卷作“矜矜”、“静一”，《汉书》作“竞竞”、“净壹”，颜师古注云：“竞竞，谨戒也。”写卷作“民”，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人。”案：尤袤《李善与五臣同异》不列此条异文。写卷作“享”，《汉书》作“飨”。李善注云：“渐，没也。”建州本李善注引应劭语云：“渐世，没世也。”案：写卷注文言元王在位廿年，《汉书·楚元王传》云“元王立二十三年薨”，而《汉书·韦贤传》颜师古注言“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不详何者为是。吕向注云：“烈，业也，言已没上代乃垂业于夷王也。”写卷作“迺”，《艺文类聚》引作“爰”。写卷作“绪”，建州本作“次”，校记云：“五臣作绪。”案：尤袤《李善与五臣同异》不列此条异文。写卷作“资”，建州本、淳熙本、《汉书》作“咨”，遼辑未参校。写卷作“维”，建州本、淳熙本并作“惟”，《汉书》作“唯”。夷王本事，《汉书·楚元王传》云：“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克”，《尚书·尧典》孔传云：“能。”张铤注云：“惟王谓王戊也。”淳熙本李善注云：“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放言不永。统祀，纂统宗祀也。”张铤注云：“言夷王亦能奉其绪，然命不长而至王统祀也。”又颜师古注云：“夷王立四年而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写卷作“斯”，《汉书》作“此”。《论语·季氏》何晏集解云：“陪，重也。”《后汉书·傅毅传》李贤注云：“皇，美也。”李善注云：“皇士，美士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继，绍继也。邾（邦）事是废，逸游是娱邦事，国事。逸，过。娱，乐。犬马悠悠，是放是馯言用犬马以猎也。务此鸟兽谓猎。忽此稼苗言轻田事。蒸民以匱言百姓之用也。匱，乏也。我王以愉言王即以此为乐。所弘匪德言王所弘者，皆非其德。所亲匪俊俊谓俊义之士。唯囿是恢囿，苑囿也。恢，大也。惟谗是信言王信用谗谄之人。谗，谗谄也。《庄子》曰：“谗，不择是非而言。”踰踰谄夫如淳曰：“踰踰，自媚貌。谔谔黄发张揖《字诂》云：“谔谔，语声正直之兒。”黄发言老者。如何我王，曾不是察言何不查此二人之举。既藐下臣，追欲从逸《广疋》：“藐，小也。”逸，愈逸也。应劭曰：“藐，远也”，言疏远忠贤

之辅，追情欲、从逸游也。臣瓚案：藐，陵藐也。

校释：《广韵·霁韵》云：“继，绍继。”李善注云：“守其富贵，保其社稷。”吕延济注云：“言王不思守保统绪，不为履冰之戒，以继祖考。”又颜师古注云：“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义，用继其祖考之业也。”《国语·周语》韦昭注云：“逸，过也。”《诗·郑风·扬之水》毛传云：“娱，乐也。”写卷作“悠悠”，《汉书》作“繇繇”，颜师古注云：“繇与悠同。”写卷作“馯”，建州本、淳熙本、《汉书》作“驱”。《干禄字书·平声》云：“馯、驱”，“上通下正”。写卷作“是放”，建州本校记云：“五臣本作田猎。”颜师古注云：“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驱，驱马也。”李善注云：“驰骋犬马，悠悠然远也。”又刘良注云：“言王废政事以田猎。”写卷作“务此”，《汉书》作“务彼”。写卷作“愉”，建州本、淳熙本、《汉书》作“愉”，遼辑未参校。颜师古注云：“愉与愉同，乐也。”《礼记·坊记》郑玄注云：“匱，乏也。”李善注云：“人失稼穡，以致困匱（建州本作困乏），而王反以为乐也。”刘良注云：“轻忽苗稼，匱乏生人，以自偷乐。”又颜师古注云：“言众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为乐也。”写卷作“匪”，《汉书》作“非”。“藐”当作“苑”，《干禄字书·上声》云：“苑、苑，上药名，下园苑。”案：写卷注者不明二者之别。颜师古注云：“恢，大也。谗，谄言也。”《庄子·渔父》云：“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谗。”刘良注云：“所大所亲者，皆非贤德美俊，但恢大苑囿而信谗谄焉。”写卷作“踰踰”，当为“踰踰”之讹。如淳注云：“踰踰，自媚貌也。”写卷作“谔谔”，《汉书》作“谔谔”，李善注云：“谔与谔同”，“谔谔，正直貌。”张揖《广雅·释训》云：“谔谔，语也。”又颜师古注云：“谔谔，直言也。”李善注云：“黄发，老人发落更生黄者。”写卷作“从”，《汉书》同，建州本、淳熙本并作“纵”，颜师古注云：“从读曰纵。”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乐。”《广雅·释诂》云：“藐，小也。”颜师古注云：“下臣，孟自谓也。”又李周翰注云：“言王不察谄媚之夫、中正之老也。”

嫚被显祖，轻此削黜。嗟嗟我王嫚，怠也。显祖谓祖庙也。黜，却七县城也。王谓戊也。汉之睦亲高祖之弟封于楚。曾不夙夜，以休令闻。穆穆天子，临照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征遐由近，殆其怙兹为恃

于此亲故放纵也。怙，恃。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监，嗣其罔则罔，无。则，法。弥弥其逸，岌岌其国。应劭曰：“弥弥，由稍稍也，罪过兹甚也。岌岌，欲毁坏意也。”邓曰：“岌，相调发之岌。”致冰匪霜，致坠匪嫚由于嫚也，言坠失宗庙者，可不由怠嫚也。

校释：“嫚”，《汉书·张良传》颜师古注云：“嫚与慢同。”《荀子·不苟》杨倞注云：“慢与慢同，怠惰也。”又《广韵·谏韵》云：“慢，怠也。”写卷作“被”，建州本、淳熙本、《汉书》作“彼”。写卷作“此”，《汉书》作“兹”。吕向注云：“谓嫚先王之业，无德而被削黜也。”《初学记》“嗟嗟”引作“嗟哉”。张铤注云：“睦亦亲也。”又颜师古注云：“睦，密也，言服属近。”写卷作“临照”，建州本同，淳熙本作“照临”，《汉书》作“临尔”。写卷作“征”，建州本、淳熙本、《汉书》作“正”。写卷作“临照”、“征”，逯辑未参校。写卷作“由”，《汉书》作“繇”。写卷作“怙兹”，建州本、淳熙本并作“兹怙”。建州本校记云：“五臣本作怙兹字。”《诗·唐风·鸛羽》毛传云：“怙，恃也。”李善注云：“兹，此，谓此亲也。言欲正远人，先从近亲始，而王怙恃汉威，不自勗慎，以致危殆。”又刘良注云：“言王不顾群司之法，正远之道必由于近也”，“怙，亲也，言危殆亲近于此也。”写卷作“斯”，《汉书》作“此”。写卷“监”前当脱漏一“匪”字。《汉书》“监”作“鉴”。《诗·小雅·蓼莪》郑笺云：“罔，无也。”《诗·大雅·烝民》毛传云：“则，法。”李善注云：“言王不思鉴镜之义，是令后嗣无所法则。”写卷作“逸”，《汉书》作“失”，案：逯钦立辑校云“失”当为“佚”。“由”当作“犹”，应劭注云：“弥弥，犹稍稍也”，“岌岌，欲毁坏也”。李周翰注云：“弥弥，稍益也。”颜师古注云：“岌岌，危动貌。”“邓”后当脱漏“展”字，淳熙本李善注引邓展语云：“岌，《孟子》曰：天下殆哉岌乎！司马彪以为岌岌危也。”案：邓展，《汉书叙例》云：“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李周翰注云：“言我王何不思此危殆，不自视己之事，而嗣位无法则，稍益其放逸，国将危亡也。”写卷作“坠”，《汉书》作“队”。写卷作“匪嫚”，建州本作“匪慢”，《汉书》作“靡嫚”。颜师古注云：“言坚冰之成起于微霜，隕队之咎由于怠嫚也。”

瞻惟我王，昔靡不练。兴国救颠言不王可不练，知前昔王之用贤臣以兴国救颠危者，言有颠危者即须救济也。

孰违悔过。追思黄发，秦繆以霸孰，谁也，言谁连悔过之事，言有过即须改悔也。黄发谓蹇叔，此秦穆公过之，言后卒霸西戎。岁月其徂徂，往也。追思思法当须及时。年其逮耆迁，转也。耆，老也。于昔君子，庶显于后。我王如何，曾不斯览。黄发不近，胡不时监。

校释：写卷作“昔”，建州本、淳熙本并作“时”。李善注云：“时，是也。练，委也。言王于上所言之事无不委练也。”吕向注云：“言我王亦不受教练前事也。”又颜师古注云：“练，犹阅历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无所不阅也。”写卷作“繆”，建州本、淳熙本并同；注文又作“穆”，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穆。”李善注云：“言欲兴其邦国，救其颠坠，谁能违于悔过乎？”张铤注云：“能兴一国救颠危者，谁肯违远悔过之事。追思老人，言秦穆公所以成霸业也。”又颜师古注云：“言兴复邦国，救止颠队之道，无如能自悔其过恶。”“徂”，《诗·卫风·氓》郑笺云：“往也。”李善注同。“迁”当为“逮”之讹，颜师古注云：“逮，及也。”李周翰注同。“耆”同“耆”，《龙龕手鑑·老部》云：“老也。”李善注引《尔雅》云：“耆，老寿也。”又颜师古注云：“耆者，老人面色如垢也。”李善注云：“言岁月徂逝，年将及老，悔过自新，理宜在速。”李周翰注云：“言岁月将迈，以及于老。”颜师古注云：“言岁月骤往，年将及耆，不可殆忽。”写卷作“昔”、“监”，建州本、淳熙本并作“赫”、“鉴”，李善注云：“叹美昔之君子能庶几自悔，故光显于后。”李周翰注云：“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于后代。”吕向注云：“我环览此美，不近老人，何不以此时为鉴戒。”颜师古注云：“黄发不近者，斥远耆老之人也。”

《励志诗》一首，四言《广仄》：“励，劝。”张茂先此诗茂先自励，劝勤学。

校释：关于诗题，淳熙本无“诗”字，建州本无“一首”二字。李善注引《广雅》云：“励，劝也”，又云：“此诗茂先曰劝勤学。”张铤注云：“励，勉也，谓勉志以修德业。”

大仪斡运，天回地游大仪，天地也。斡，转也。言天左回地右游转也，皆出《白虎通》。地亦游从，按《考灵曜》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行南至东又三万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恒移动而人不知，譬如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也。四气鳞次，寒暑环周如循环而周转。星火既夕星火，谓火星也，二月昏见东方。忽焉素秋白秋，万物皆白故素秋也。凉风振落言寒也。《诗》

云：“北风其凉。熠燿霄流。熠燿，萤火也。流，飞也。其按吕忱《字林》曰：“一一，其词也。”此即谓其词一，其词二，数次之始也。吉士思秋吉士，善士谓，注云：“秋士悲，春女思。”寔感物化寔，是也。感时物秋而彫落变化。

校释：李善注云：“大仪，太极也，以生天地谓之大，成形之始谓之仪”，“斡，转也。”吕延济注云：“大仪，大道也，言大道回运，使天左旋、地右旋，旋犹转也。”案：写卷所引《考灵曜》云云，李善注谓引自《河图》，基本相同。写卷作“四气”，《北堂书钞》引作“四时”。刘良注云：“四时寒暑如鱼鳞之相次，循环而无极。”李善注云：“星火，火星也。”又李周翰注云：“星火，流火也。”写卷“故”后当脱漏“云”或“曰”字，李善注引《尔雅》云：“秋为白藏，故云素秋。”又李周翰注云：“西方色白，故曰素秋。”写卷作“凉风”，《北堂书钞》引作“商飊”。“荧”通“萤”。建州本李善注云：“《毛诗》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鳞也。鳞，萤火也。”吕向注云：“振，落也，谓振其落叶。熠燿，萤也。宵流，谓夜飞。”案：建州本、淳熙本“熠燿霄流”句下均有“其一”两字，均不注释。“善士”，《诗·召南·野有死麕》孔颖达疏云：“吉士者，善士也。”李善注引《淮南子》云：“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诗·召南·小星》孔传云：“寔，是也。”张铤注云：“吉士至秋而哀思，是感物迁化也。”

日与月与而，与。荏苒代谢荏苒，倏忽间。谢，往也。言四时代往也。逝者如斯，曾无日夜。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尔之众士，何得宁曰舍不学。仁道不遐遐，远也。仁道不远，但学即得。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輶，轻也。能求学即得，言求即至，求而得仁。众鲜克举。大猷玄漠猷，道也。玄谓幽玄也。将抽厥绪。先民有作先民谓周公、孔子之典籍之作。貽我高矩貽，遗也。矩，法也，即谓典籍之法。

校释：写卷作“与”，淳熙本同，建州本作“欤”，建州本校记云：“善本作与。”吕延济注云：“荏苒，犹渐进也。”《庄子·秋水》成玄英疏云：“谢，代也。”吕延济注云：“春尽秋来，故曰代。秋来夏退，故曰谢”，“言日月相推渐进至此代谢也。”建州本、淳熙本“胡宁自舍”句末并有“其二”两字。李善注云：“言逝川之流不息，日夜亦当感之以励志，何得晏然自舍哉？”又李周翰注云：“何宁自舍止，不修德业。”《诗·周南·汝坟》毛传

云：“遐，远也。”《诗·大雅·烝民》郑笺云：“輶，轻。”吕向注云：“言仁德之道，其求不远，其轻如羽，求之则至，然众人少能举之。”建州本、淳熙本“貽我高矩”下并有“其三”两字。《诗·小雅·巧言》郑笺云：“猷，道也。”张铤注同。李善注引《说文》云：“玄，幽远也。”李善注云：“言大道玄远幽漠，知之犹从小引其端绪而至于可知。”又张铤注云：“言大道玄漠，犹将抽其端绪。”写卷作“民”，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人。”淳熙本李善注云：“先民，周公、孔子也。”《诗·邶风·静女》郑笺云：“貽，本又作诒，音怡，遗也。”《龙龕手鑑·贝部》注同。《论语·为政》何晏集解云：“矩，法也。”吕延济注云：“言先圣作法度，遗我为高大之规矩。”

虽有淑姿有善之姿质。放心纵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居家不学即有于暇日。如彼梓材《周礼》有梓人职，言学成功如杼人治材为器。弗勤丹染。虽劳朴斲，终负素质既不以丹染涂饰，假使朴斲有奇，终不免负素之质。其木虽美，不如雕饰，犹人不学亦如此。养由矫矢，兽号于林按《淮南子》称楚恭王游林中，有白猿缘木而喜，王使左右射之，猿腾跃避矢，不能中也，于是养由基抚矢而盼猿，猿乃抱木而长号。何者？诚在于心而精通于猿。蒲卢萦缴，神感飞禽按江淹释蒲卢，一名蒲且，楚人也，善弋射，著《弋射书》四篇。《汲冢记》云：“有双凫飞，而过于迟。蒲且弋一凫而中之，余一凫虽离弋，亦随而自下焉。”《幽通赋》曰：“精通灵而感物，神动气以入微”，此之谓也。或为淳于越，此言者，言由至心。言学亦如此。

校释：写卷作“出”，建州本同，淳熙本作“田”。写卷作“般”，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盤。”刘良注云：“言有淑美之姿，放心盤游，居有闲暇，不修道业。”建州本、淳熙本“终负素质”下并有“其四”两字。“杼”通“梓”，《龙龕手鑑·木部》云：“杼，音子，木工匠，或作梓。”“染”即“漆”的俗体，《干禄字书·入声》云：“染、漆”，“上俗下正”。“斲”通“斲”，《干禄字书·入声》云：“斲、斲”，“上通下正”。李周翰注云：“梓匠理材，不勤以丹漆饰之，虽劳于理削，终不成器也。丹漆，喻人学也。”“援”当为“猿”之讹。淳熙本李善注引《淮南子》云：“楚恭王游于林中，有白猿缘木而矫，王使左右射之，腾跃避矢不能中。于是使由基抚弓而眇，猿乃抱木而长号。何者？诚在于心而精通于物。”建州本善注引略有不同，作“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则矢失而

顾，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抱树号矣。”写卷作“蒲卢”，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蒲芦。”淳熙本李善注云：“蒲芦，旧说云即蒲且也，已见《西京赋》。《汲冢书》曰：蒲且子见双凫过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感也。”又李善注引《列子》云：“蒲且子之弋，弱矢纤缴，射乘风而振之，连双鸽于青云也。”李周翰注云：“蒲且，古之善射人也。”吕向注云：“蒲芦，即蒲且也。”“此言者”倒置于“或为淳于越”句后。

末枝之妙，动物应心言射技未由能如此，况学问焉。研精矻道，安有幽深谓深心也。安心恬荡，栖志浮云言安定其心。恬，静。却其荡逸也。浮云取高远意。体之以质文章兒也。彪之以文以文德彪画其身。如彼东亩，力未既勤言如彼东亩之田，须耕垦种植。颜监曰：“耒，牛耕曲木。”蔗蓂致功蔗，除草也。蓂，壅苗本。必有丰殷言人亦如此也，言如此方可殷丰。言学问亦须勤劳方始得成。水积成渊，载澜载清大波曰澜，言多则清。载，则。土积成山，歊蒸郁冥歊，气飞云上兒。《孙卿子》曰：“积水成渊，吞舟之鱼生焉；积土为山，豫章之木出焉。”又按《尸子·劝学》称土积成丘，则柵梓豫章出焉；水积成川，则吞舟之鱼生焉。夫学之积也，亦有出也。亦出江淹《文释》。

校释：建州本、淳熙本“安有幽深”句下并有“其五”两字。“枝”当为“技”之讹，“矻”当即“耽”之俗体，《龙龕手鑑·女部》有此字，注云：“乐也，爱也。”张铤注云：“末伎谓缴射也。言末伎用心尚感如此，况穷情乐道，岂有幽深而不通焉。”写卷“却其荡逸也”句错置于“恬，静”之后。扬雄《方言》云：“恬，静也。”吕延济注云：“言清其思虑，栖志于浮云之上；体其质素，以文德饰其身也。彪，文也。”建州本、淳熙本“必有丰殷”句下并有“其六”两字。写卷作“东亩”，建州本、淳熙本并作“南亩”，遼辑未参校。“值”当为“植”之讹。写卷作“牛耕”，当为“手耕”之讹。颜监即颜师古。《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云：“耒，手耕曲木也。”《说文》同。李善注引杜预语云：“蔗，耘也。壅苗为蓂。”《左传·昭公元年》孔颖达疏云：“此言穠蓂即《诗》之耘耔也”，“耘，除草也”，“以土壅苗根为蓂也”。李善注云：“以农喻也。”刘良注云：“言农夫勤耘草壅苗则殷丰，喻学者勤于道德亦致光大。”写卷“渊”写作“渊”，淳熙本同，建州本作“川”。《龙龕手鑑·水部》有此字，当亦出于避讳。写卷作“澜”，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润。”《孟子·尽

心上》赵岐注云：“澜，水中大波也。”又《龙龕手鑑·水部》云：“澜，大波也。”《诗·墉风·载驰》郑笺云：“载之言则也。”“歊”，李善注引张揖《字诂》云：“气上出貌。”李周翰注云：“蒸云雾气貌。”案：写卷所引《荀卿子》云云与今本不同，恐有讹误，又引《尸子》云云亦与李善注引微异。李周翰注云：“川山皆水土所成，及其大也则生波涛、起云雾，人能积德业至于广大，亦贤智发焉。”

山不让尘，渊不辞盈。勉尔含弘，以隆德声言辞皆受也，亦如山海不辞高深，既如此成大。高以下基因下而得其高。洪由纤起纤，细也。《老子》云：“高以下为基。”洪，大也。言成人之体乃犹始学之时，皆由初。万物皆然，非犹学。川广自源，成人在始《国语》曰：“韩献子见赵武初冠曰：成人在始之哉、教之哉！”累微以著积小成高大。乃物之理。纆牵之长今虽小恶，亦能累行。实累千里按《战国策》称，段干越谓韩相新成君曰：昔王良弟子马，千里之马，而京父谓曰马非千里之马也。王良弟子曰马取千里而子云非，何也？京父曰子墨牵长，夫墨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累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背于秦，亦万分之一也，愿君留意焉。复礼终朝，天下归仁孔子言一日复礼则天下归仁焉。若金受砺，若泥在钧喻人学问。钧，陶家轮。进德修业又能日进其德，日修其业。晖光日新《易》云：“君子修词以近德”，言光辉日新其德。隰朋仰慕，予亦何人《史记》云：“隰朋，齐大夫，慕管仲德，曰：吾知管仲之德矣，隰朋耻不如皇帝。言慕德高也。今我何人，而不及之。”

校释：建州本、淳熙本“以隆德声”句下并有“其七”两字。写卷作“渊”，建州本、淳熙本并作“川”。写卷作“勉尔”，建州本作“勉志”。吕向注云：“言山川不辞让其尘盈，故能高深。言人必当含弘广大，以崇德声。”《玉篇·系部》云：“纤，细小也。”《孟子·滕文公下》赵岐注云：“洪，大也。”写卷作“自”，建州本校记云：“五臣作其。”李善注引《国语》云：“晋赵武冠，见韩献子，献子曰：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教之哉！”刘良注云：“积微以至于著，是物之通理也。”建州本、淳熙本“实累千里”句下并有“其八”两字。案：《战国策·韩策》云：“段干越谓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纆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

难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塞者，是纆牵之长也。”写卷所引《战国策》云云与李善注引以及今本略有不同。李善注云：“千里之马，系以长索，则为累矣。人虽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马也。”李周翰注云：“纆，索也，以御马也。言人体貌虽美，无才学亦纆牵之累。”李善注引《论语》云：“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吕向注云：“言能复于礼教以终一日，则天下之人皆归于己。”“钩”，李善注引如淳语云：“陶家作器于钩上。”又引杜预《左氏传》注云：“均，平也，谓陶家泥轮以能成器也。”张铚注云：“钩，作瓦轮者。”《淮南子·原道训》许慎注云：“钩，陶人作瓦器法，下旋转者。”张铚注云：“金受磨砺以利，泥从钩以成器，人亦因学以就其德。”又吕延济注云：“进德修业，则日新之道。”《周易·乾卦》传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皇帝”当作“黄帝”，且有脱文。李善注云：“《庄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对曰：隰朋可，其为人也，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朋慕管之德。华言隰朋犹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献诗 献天子之诗。《上责躬应诏诗表》，曹子建曹子建名植，武帝时依铜雀台诗，门司马门禁。于时，御史大夫中谒者灌均奏之，遂不在。后文帝即位，念其旧事，乃封临淄侯，又为鄴城侯，唯与老臣廿许人，后太后追追之。入朝至阙，乃将单马轻向清河公主家求见，帝使人逆之不得，恐其自死。后至，帝置之西馆，未许之朝，故遣献此诗。太后谓皇后，清河公主遣之。

校释：李善注引《魏志》云：“黄初四年（223），植朝京都，上疏并献诗二首。”写卷“武帝时依铜雀台诗”句之“诗”前恐有脱漏，案《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云：“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门司马门禁”句，前一“门”字衍而恐夺“走”字，“门禁”当作“禁门”。案：《魏志》本传云：“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又李周翰注云：“植尝与杨修、应瑒等饮酒，醉，走马于司禁门。”案《魏志》本传，植封临淄侯在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并非文帝即位之后。“于时，御史大夫中谒者灌均奏之，遂不在”句当移文至“又为鄴城侯”之前，“遂不在”后恐脱漏“侯位”两字。《魏志》本传云：“黄初二年（221），

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鄴城侯。”李周翰注亦云：“文帝即位，念其旧事，徙封鄴城侯。”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铁钺，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李周翰注云：“（植）后求见帝，帝责之，置西馆，未许朝，故子建献此诗也。”

臣植言：臣自抱璽归蕃 璽，罪也。按杜预《左氏传》注云：“璽，瑕也。”归蕃，谓为临淄侯也。**刻肌刻骨，追思罪戾** 肌，穴也。戾，恶也。**昼分而食，夜分而寝** 昼分而日午也。夜分，夜半。**诚以天罔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 网，法网也。离，遭也。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诗》篇之“相鼠有礼，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形影相吊，五情愧赧**，按《说文》曰：“赧，面惭，从赤，皮声。”五情，喜怒哀乐怨也。**以罪弃生，则逮古贤夕改之** 功出《大戴礼》：“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诚。**

校释：写卷作“璽”，淳熙本同，建州本、《魏志》并作“衅”，“衅”即“璽”之本字。李善注引杜预《左氏传》注云：“璽，瑕隙也。”又引贾逵《国语》注云：“璽，兆也，谓罪萌兆也。”吕向注云：“衅，罪也。”写卷作“蕃”，建州本同，淳熙本、《魏志》并作“藩”。吕向注云：“蕃，鄴城也。”案：写卷以为归蕃谓为临淄侯，非，当依李周翰注，参上文校释。《说文·肉部》云：“肌，肉也。”李善注引《尔雅》云：“戾，罪也。”张铚注云：“戾，恶也。”吕向注云：“刻肌刻骨，深自戒也。”张铚注云：“昼分，日中时也。夜分，夜半时也。”写卷作“罔”，《魏志》同，建州本、淳熙本并作“网”。案：当作“网”为是。吕延济注云：“网，罗。”写卷作“离”，《魏志》同，建州本、淳熙本并作“罹”。案：两字相通，《诗·王风·兔爰》郑笺云：“罹本又作离。”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引班固语云：“离，犹遭也。”写卷作“赧”，建州本、淳熙本并作“赧”。案：赧同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赧”正作“赧”。李善注引《说文》云：“赧，面惭也。”案：四部丛刊本《说文》作“赧，面惭赤也”，段注本作“面惭而赤也”。刘良注云：“吊，问。赧，愧也。五情，喜怒哀乐怨也。言形影相问于五情，更相愧赧。”

写卷作“古贤”，遼辑作“昔贤”，未知何据。案：诸本无作“昔贤”者，遼辑当误。“遼”即“违”，《龙龕手鑑·辵部》云：“遼，音违。”李善注引《曾子》语云：“君子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案：写卷所引出自《大戴礼·曾子立事篇》。李周翰注云：“古君子朝有过而夕改，今欲以罪弃生则违此义。”写卷作“诚”，建州本、淳熙本、《魏志》作“讥”。

伏惟陛下应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阶，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群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毕以达尊之意也，若今称殿下、阁下、侍者、执事，皆此类也。”**德像天地**像，似也。天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恩隆父母**隆，盛。**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自喻于贱木。**庆云之惠也**五色云，能降甘泽，似烟非烟，蔼蔼氛氲，是曰庆云。**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尸鸠，鸛鵒也。言均调而养，从小至大。《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子。”毛传曰：“尸鸠之慈，朝从下上，暮从上下。”**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责，取也。舍罪戾，责收其功勋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言慈父怜愚者，见其愚故怜，有贤者亦爱之以贤也，《文子》语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自弃谓死。

校释：写卷作“像”，建州本、淳熙本、《魏志》作“象”。《周易·繫辞下》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孔颖达疏云：“言象此物形状也。”《广韵·养韵》云：“像，似也。”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八引《尔雅》云：“隆，盛也。”张铤注云：“德象天地言广，恩隆父母言深。”又吕延济注云：“春风养物也，时雨润物也。言天子施惠润泽，通深如此。”李善注引《史记》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又刘良注云：“庆云，瑞云也。言庆云荫物不分荆棘兰桂而覆之。”写卷作“尸鸠”，《魏志》同，建州本、淳熙本并作“鸛鵒”。《诗·曹风·鸛鵒》毛传云：“鸛鵒，秸鞠也。”李善注引毛苌语云：“鸛鵒之养其子，旦从上下，暮从下上，其均平如一。”又李周翰注云：“鸛鵒之鸟有七子，朝从上向下，暮从下向上，言均平之道者有同于仁。”“责”，《说文·贝部》云：“责，求也。”徐锴系传云：“责者，迫迕而取之也。”案：写卷所引《文子》云云，今未检得，恐为《文子》佚文。

前奉诏书，臣等绝朝言与朝会永绝。心离志绝，自分黄耆黄者，黄发发落更生黄者。耆者，耆也，皆寿考者之通称也。永无执珪之望。不啻圣诏，猥垂齿召齿，

录。至止之日言使至（下残缺）**驰心辇毂**谓天子之辇毂（下残缺）。

校释：写卷作“永无”，《魏志》作“无复”。吕向注云：“先有诏不许蕃王朝，故云绝朝。”《汉书·师丹传》颜师古注云：“黄耆，老人之称也。黄谓白发落更生黄者也。耆，老人面色不净如垢也。”《诗·小雅·南山有台》毛传云：“黄，黄发也。耆，老。”《尔雅·释詁》郭璞注云：“黄发，发落更生黄者。”孔颖达疏云：“黄发，至寿也。《释》曰：皆寿考之通称也。黄发者，舍人曰：黄发，老人发白复黄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云：“耆，寿也。”吕向注云：“耆，老也，言至老无执珪朝会之望。”写卷作“啻”，即“图”之俗体。《干禄字书·平声》云：“啻、图”，“上俗下正。”《礼记·王制》郑玄注云：“齿犹录也。”张铤注云：“不图，不意也。言不意圣诏曲垂齿召至止住之日，驰心于辇毂之下，不敢指斥，故托辇毂以言之也。”

俄藏敦煌Φ242《文选注》写卷是研究唐初《文选》学的重要文本，通过校勘整理初步廓清了其注释的文献来源，同时对于注中所引及的亡佚文献进行了校理，有裨于文献的辑佚。写卷注者的训释语词，很多能考出其所根据的小学著作，但有些则未能考出，留待日后俟考或恭请学界方家续研考之。此外，对于写卷的俗体字也尽量作了释读，为了保留其原貌，照摹其形，姑备与字书相参证。总之，通过校释整理，基本上揭示出了此写卷的文献价值。

Coll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Wenxuanzhu* (《文选注》) Dunhuang Φ242 in Russia LIU Ming

(rare books department,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ek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Wenxuanzhu* (《文选注》) Manuscripts Dunhuang Φ242 is the important text to study on *Wenxuan* (《文选》) in early Tang dynasty. There are a lot of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many of which only exist in this Manuscripts, so profitable for collection. The problems such as mistakes in textual annotation and the source of words explanation, and so many vernacular words, need to be studied,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content of the Manuscripts.

Key words: *Wenxuanzhu* (《文选注》) Manuscripts; Collation and Explanation; Emendation

(责任编辑：石磊)